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五十

蘇張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威之曽孫擢進士第補恒州叅軍居母喪哀毁加人左庶子張大安表舉孝悌擢豫王府録事叅軍歴朗歙二州刺史時來俊

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後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擄都會多名珍怪產前長史張潛于尠機皆取鉅萬瓌單月𧞅被自將從同州刺史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又宜却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户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吏

相度蔽環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
閲正盡一月止使柅姦匿歲一括實檢制租調以免勞
弊武后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環以為縻損浩廣雖
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
尼濫偽相半請併寺著僧常員數缺則補后善其言神
龍初入為尚書右丞封懷縣男環明曉法令多識臺省
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删正再遷户部尚書拜侍中留守
京師中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祕書員外監支黨徧

岐隴間相煽詠為亂瓌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不可帝猶依違司直范獻忠瓌使按普思者進曰瓌為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瓌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黨論死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帝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白皇后為亞獻安樂公主為終獻瓌以為非禮帝前折愧之帝昏

懦不能從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於帝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帝崩遺詔皇太后臨朝相王以太尉輔政后詔宰相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韋溫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彥昭洎瓌議禁中楚客猥曰太后臨朝相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瓌正色曰遺制乃先帝意安得輒改楚客等怒卒削相

王輔政事瓌稱疾不朝是月韋氏敗睿宗即位進左僕射景雲元年老病罷為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荆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皇太子别次發哀遺令薄葬布車一乗瓌治州考課常最為宰相陳當世病利甚多韋温始為汴州司倉參軍以贓被杖及用事憚瓌正卒不敢傷開元二年賜其家實封百户長子頲固辭乃擢中子乂左補闕六年詔與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廷文宗太和中録舊德官其四代孫翔瓌諸子頲詵顯

頲字廷碩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武后封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御率府胄曹參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再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冤獄頲驗發其誣多從洗宥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垣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

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
父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
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
資之計乃詔以頲為中書侍郎帝勞曰方美官缺每欲
用卿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為卿恨陸象先歿紫微侍
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頲頓首謝明日加知制
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頲始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
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何愧前

人哉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益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秣騎內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顗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蚉䖟語負勝哉遠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如班親征之詔而勑䖍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凋弊積年若千乘

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徭役内興冦掠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驟往倏來敗不恥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冦場不能無憂烝烝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蒯成侯諫高帝曰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以為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為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遽邪不省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於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按甲自臨敵人畏之莫

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黄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
自阪泉功成則修身閒居無為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
當深視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空同何至厭天居衽
金革為一日之敵今吐蕃遣渠領干犯國令軍吏一不
勝而陛下屈至尊為之敵雖朝鼎夕砧猶未可以夸四
夷安足勞聖躬哉虜之入唯盜牛馬發窖窌衣未嘗殺
略邊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狼顧牽連北狄閒六師
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

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
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
出金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音亦會
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時詔立靖陵
碑命頲為之詞辭曰前世帝后不志碑事弗稽古謂之
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一須營立後嗣謂何帝不納
其言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
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

有未及或少屈頲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頲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為過之八年罷為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劔南諸州時蜀彫敝人流亡詔頲收劔南山澤鹽鐵自贍頲尚簡靜重興力役即募戍人輸雇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時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錦半臂

琵琶捍撥玲瓏鞭頲不肯于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費意或謂明公在遠叵得忤上意頲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我可以遠近廢忠臣節邪嶲州蠻酋院與吐蕃連謀入冦獲諜者吏請討之頲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毋得爾酋院羞悔不敢侵邊從封泰山詔頌朝覲壇世咨其文還分主十銓事卒年五十八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大臣薨輒罷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旌賢録舊之德下

有生榮死哀之美昔晉知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一言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尚書頲累葉輔弼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帷蓋之舊股肱之戚宜節廢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即日帳次哭洛城南門不朝詔贈右丞相謚曰文憲葬日帝游咸宜宮將獵聞之曰頲且葬我忍自娱哉半道而還頲性廉儉奉稟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賫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

所為詔令別録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

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頲叙事外自為文章

云

説字廷言舉賢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遷祕書詳正學

士累轉給事中時頲為紫微侍郎固辭帝曰古有内舉

不避親者乎對曰晉祁奚是也帝曰若然朕自用説卿

言非公也頃之出徐州刺史治有迹卒贈吏部侍郎説

子震以蔭補千牛十餘歲彊學有成人風頲曰吾家有

子累遷殿中侍御史長安令安禄山陷京師震與尹崔
九遠殺開遠門吏棄家出奔會肅宗興師靈武震晝夜
馳及行在帝嘉之拜御史中丞遷文部侍郎廣平王為
元帥崇擇賓佐以震為糧料使二京平封岐陽縣公改
河南尹九節度兵敗相州震與留守崔圓奔襄鄧貶濟
王府長史起為絳州刺史進戶部侍郎判度支為泰陵
建陵鹵簿使以勞封岐國公拜太常卿代宗將幸東都
復以震為河南尹未行卒贈禮部尚書

幹瓌從父兄也父勗字慎行武德中為秦王諮議典籤文學館學士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魏王泰府司馬博學有美名泰重之勸開館引文學士著書名家歷吏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卒幹擢明經授徐王府記室參軍王好畋每諫止之垂拱中遷魏州刺史河朔饑前刺史苛暴百姓流徙幹撿吏督姦勸課農桑由是流冗盡復以治稱拜右羽林軍將軍遷冬官尚書來俊臣素忌之誣幹與琅邪王沖通書繫獄發憤卒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諶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若爲朕言之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爲賜

族久乃為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為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為多后曰善久視中后追暑三陽宮汔秋未還說上疏曰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籧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丘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劒戟示人鐏柄臣竊為陛下

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不可一也宮城褊小萬方輻湊填郛溢郭併錪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惸老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奇巧蕩誘上心削巒起觀堨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不可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墻垣扃禁內有榛叢

谿谷猛毅所伏暴慝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密乘險巇卒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願為萬姓持重不可四也今北有胡寇覘邊南有夷獠騷徼闗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蒼蒼羣生莫不幸甚臣度芻議十不從一何者沮盤游之娱間林沚之玩規遠圖替近適要後利棄前歡未沃明主之

心已捩貴臣之意然不愛死者懼言責不職耳后不省
擢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元忠也援說為助說廷對
元忠無不順言忤后旨流欽州中宗立召為兵部員外
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免旣朞詔起為黄門
侍郎固請終制祈陳哀到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為榮
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除喪復為兵部兼修文館學
士睿宗即位擢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譙王重福死東
都支黨數百人獄久不決詔說往按一昔而罪人得乃

誅張靈均鄭惜餘詿誤悉原帝嘉其不枉直不漏惡慰
勞之玄宗為太子說與褚元量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
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為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
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
姦膽破釁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即皇
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為宰相以說不附己
授尚書左丞罷政事為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

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策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户始武后末年爲潑寒胡戲中宗甞乘樓縱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爲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納之自是遂

絶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停實封說既失執政意内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頲為相因作五君詠獻頲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頲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謇有勲不宜棄外遂遷荆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修國史勑齎稾即軍中論譔朔方軍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

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
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黄羊不畏其
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也
由是九姓遂安睃後討蘭池叛胡康待賔詔說相聞經
略時党項羌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
掩擊破之追北駱駞堰羌胡自相猜夜鬬待賔遁入鐵
建山餘衆奔潰說招納党項使復故處副使史獻請盡
誅之說不從奏置麟州以安羌衆召拜兵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讓宋璟陸象先不許明年詔為朔方節度大使親行五城督士馬時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反自為可汗掠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討至木槃山禽之俘獲三千乃議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鄧仙豫間空河南朔方地以功賜實封三百户故時邊鎮兵贏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為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招寇臣請以闔門百

口為保帝乃可時衞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彊士優其科條簡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衞以彊京師後所謂彍騎者也帝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幷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陛下巡幸振耀威武以申永思繇河東入京師有漢武脽上祠此禮廢闊歷代莫舉願為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納其言過祠后土乃還進中書令說又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

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為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士知院事東封還為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詔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初源乾曜不欲封禪說固請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超階入五品從兵唯加勲而不賜衆怨其専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游户及籍外田署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數沮格之至是融請吏部置十銓與蘇頲等分治選事有所論請說頗抑之

於是銓綜失敘融恨之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閽引僧道岸窺詞時事冒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堯臣依據說勢市權招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其言醜慘帝怒詔乾曜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即尚書省鞫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刑耳列冤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稾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蔬為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乃停說

中書令訴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說既罷政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忌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始爲相時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以休息郭塞帝曰朕待王君㚟計之說出告源乾曜曰君㚟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㚟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雟州鬭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鬭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

量力取勸焉帝識其意納之賜綵千匹後瓜州失守君奠死十七年復為右丞相遷左丞相上日敕所司供帳設樂内出醪饌帝為賦詩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卒年六十四為停正會贈太師謚曰文貞羣臣駁異未決帝為製碑謚如太常謚是定說敦氣節立然諾喜推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宫所與祕謀密計甚衆後卒為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為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

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
士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
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云常典
集賢圖書之任間雖致仕一歲亦修史於家始帝欲授
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
臣不敢以為稱固辭乃免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
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為先後太宗時修
史十九人長孫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

與修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為限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儗太厚無益國家者議白罷之說聞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奢滿之失或興池觀或尚聲色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講論詳延豪俊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邪帝知遂薄堅說嘗自為其父碑帝為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說殁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於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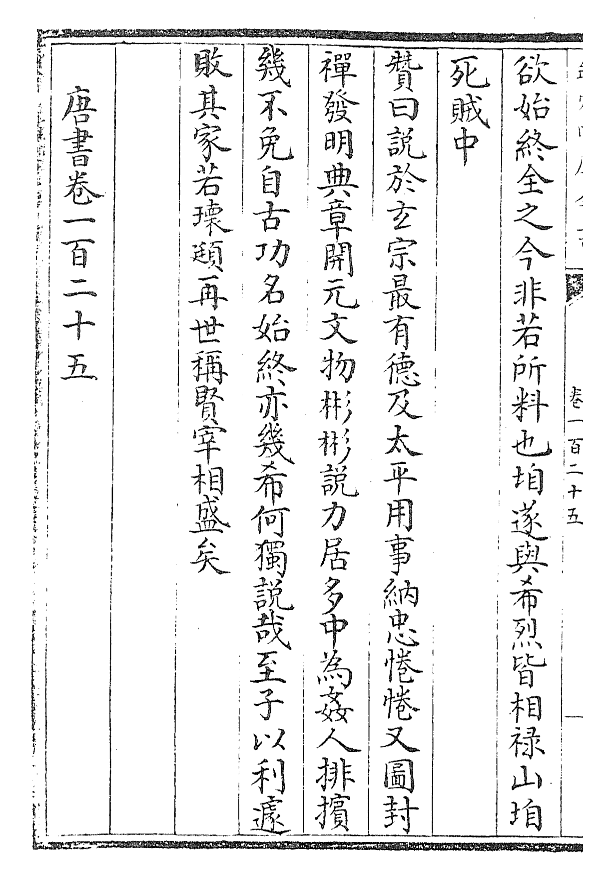
歷中詔配享玄宗廟廷子均垍埱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遷主爵郎中中書舍人
開元十七年說授左丞相校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
忠古之善訓王言帝載尤難以任庸以嫌疑而撓紀綱
考上下當時亦不以為私後襲燕國公累遷兵部侍郎
以累貶饒蘇二州刺史久之復為兵部侍郎自以己才
當輔相為李林甫所抑林甫卒倚陳希烈冀得其處旣
而楊國忠用事希烈罷而均為刑部尚書坐㳙貶建安

太守還授大理卿居常觖望不平祿山盜國為偽中書令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琯聞之驚曰張氏滅矣乃見苗晉卿營解之帝亦顧說有舊詔免死流合浦建中初贈太子少傅子濛事德宗為中書舍人

垍尚寧親公主時說居中秉政均為舍人諸父光為銀青光祿大夫榮盛冠時玄宗眷垍厚即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垍以所賜夸均均曰此婦翁遺壻非天子賜學士也垍嘗為帝賛禮舉止

都雅帝悅之因幸內宅顧垍曰希烈辭宰相孰可代者垍錯愕未得對帝曰無易吾壻垍頓首謝會貴妃聞以語國忠國忠惡之及希烈罷薦韋見素代之垍始怨上天寶十三載禄山入朝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國忠曰禄山有軍功然不識字與之恐四夷輕漢乃止及還范陽詔高力士餞滻坡力士歸曰禄山內鬱鬱若知欲相而不行者帝以語國忠國忠曰所告者必張垍帝怒盡逐其兄弟以均守建安而垍為盧溪郡司馬埱自給

事中為宜春郡司馬歲中還垍為太常卿帝西狩至咸陽唯韋見素楊國忠魏方進從帝謂力士曰若計朝臣當孰至者力士曰張垍兄弟世以恩戚貴其當即來房琯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用又為禄山所器此不來矣帝曰未可知也後琯至召見流涕帝撫勞且問均垍安在琯曰臣之西亦嘗過其家將與偕來均曰馬不善馳後當繼行然臣觀之恐不能從陛下矣帝嗟悵顧力士曰吾豈欲誣人哉均等自謂才器亡雙恨不大用吾向



欲始終全之今非若所料也垍遂與希烈皆相禄山垍死賊中

贊曰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惓惓又圖封禪發明典章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中為姦人排擯幾不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何獨說哉至子以利遽敗其家若瓌頲再世稱賢宰相盛矣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蘇瓌子頲帝不納其言○臣德潛按不納其言謂玄宗不納頲諫立靖陵碑之言也舊書玄宗從其言而止

較合

張說傳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户○舊書三百户

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擬太厚云云○舊書作徐堅語

說子均久之復為兵部侍郎○舊書作户部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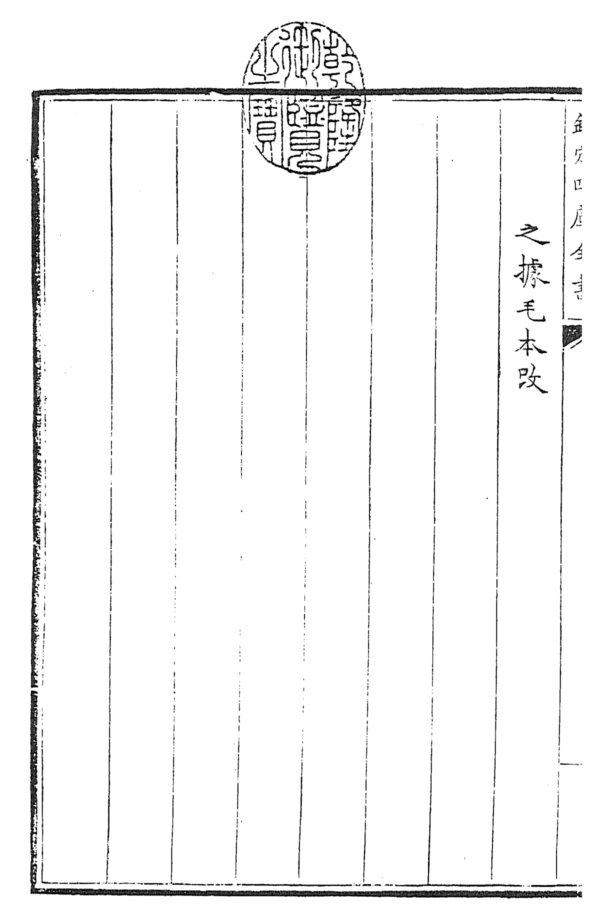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謹案卷一百二十三第四頁前三行六十以上刋本上訛出據毛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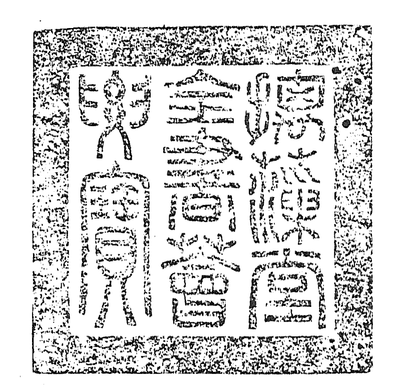
第十四頁前七行會姚崇執政刋本崇訛宗據毛本改

卷一百二十四第五頁前五行秉彼蟊賊付畀炎火與詩經文不合檢舊書作秉彼蟊賊以付炎火亦不合各本唐書傳刻皆然今仍其舊

卷一百二十五第三頁前六行紀處訥刋本訥訛



之據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楊星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六十六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五十一

魏盧李杜張韓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以著作郎修國史累遷衞尉少卿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以母喪解服除為晉州刺史睿宗立以故屬拜

黄門侍郎兼修國史㑹造金仙玉眞觀雖盛夏工程嚴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禮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此皆興化立治為政養人之本也今為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福而此皆百姓所宅卒然迫逼令其轉徙扶老擕幼剔椽發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

之務羣心震揺衆口藉藉陛下爲人父母欲何以安之
且國有簡册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愼歟願下明詔
順人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失不逺不納復諫曰自陛
下散翦凶逆保定大器蒼生顒顒以謂朝有新政令風
教頽替日益甚府藏空屈人力勞敝營作無涯吏員寖
增諸司試補員外檢校官已𣦵二千太府之帛爲殫太
倉之米不支臣前請停金仙玉眞訖亦未止今前水後
旱五穀不立蹝玆向春必甚饑饉陛下欲何方以賑之

又突厥於中國為患日久其人非可以禮義誠信約也
雖遣使請婚恐豺狼之心弱則順伏彊則驕逆月滿騎
肥乘中國饑虛講親際會窺犯亭鄣復何以防之帝嘉
其直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春宫又
兼左庶子先天元年為侍中從獵渭川獻詩以諷手制
褒荅并賜物五十段明年封梁國公竇懷貞等詭謀亂
國知古密發其姦懷貞誅賜封二百戸物五百段玄宗
恨前賞薄手勑更加百戸旌其著節是冬詔知東都吏

部選事以稱職聞優詔賜衣一副自是恩意尤渥由黃門監改紫微令與姚元崇不恊除工部尚書罷政事開元三年辛年六十九宋璟聞而嘆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贈幽州都督謚曰忠所薦洹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右內率騎曹參軍柳澤密尉宋遥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後皆有聞於時文宗太和二年求其曾孫處訥授湘陽尉與魏徵裴冕後擢任之

盧懷慎滑州人蓋范陽著姓祖悊仕為靈昌令遂為縣人懷慎在童丱已不凡父友監察御史韓思彦歎曰此兒器不可量及長第進士歷監察御史神龍中遷侍御史中宗謁武后上陽宫后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漢高帝受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宫以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故行此耳今陛下守文繼統何所取法況應天去提象纔二里所騎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此屢出愚人萬有一犯屬車之塵雖罪之何及

臣愚謂宜遵內朝以奉溫凊無煩出入不省遷右御史臺中丞上䟽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孔子稱苟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後成況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為陛下宣風恤人哉禮義不

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斂職為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卒其教吏知遷之不遥不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幸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乎此國病也賈誼所謂蹠盭乃小小者耳此而不革雖和緩將不能為漢宣帝綜覈名實興治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為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

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
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
商官倍亦克用乂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
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為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
釐務而奉稟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
民力敝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靜儻
炎暵成沴租稅減入疆埸有警賑救無年何以濟之毋

輕人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愼微也原員外之官皆一時良幹擢以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為政之蠧也竊見内外官有賍餉狼籍剝剥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為牧宰任以江淮嶺磧粗示懲貶内懷自棄徇貨掊貲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

吏牧遐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
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而難
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為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
凡才況猾吏乎臣請以贓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
收齒書曰旌别淑慝即其誼也疏奏不報遷黃門侍郎
漁陽縣伯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微
黄門平章事三年改黄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
司按得其罪業為申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慎與姚

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它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議為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荆州大都督謚曰文成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慎清儉不營産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禄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

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柸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
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憸人乘閒而進矣公
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
晏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
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鄠
杜閒望懷慎家環堵庳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
還白懷慎大祥帝卽以縑帛賜之為罷獵經其墓碑表
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中書侍郎蘇

頲為之文帝自書子奐奕

奐早修整為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為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内存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尋召為兵部侍郎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瓌怪前守劉巨麟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為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

隱與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奕見忠義傳

李元紘字大綱其先滑州人後世占京兆萬年本姓丙氏曾祖粲仕隋為屯衛大將軍煬帝使督京師之西二十四郡盜賊善撫循能得士心高祖與之厚及兵入關以衆歸授宗正卿應國公賜姓李後為左監門大將軍以其老聽乘馬按視宫禁年八十餘卒謚曰明祖寛高宗時為太常卿隴西公父道廣武后時為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

廣悉心撫定人無離散遷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封金城侯卒贈泰州都督謚曰成元紘早修謹仕為雍
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
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
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揺也改好畤令遷潤
州司馬以辦治得名開元初為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
兆少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磑瀦堨争
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三遷吏部

侍郎會戶部楊瑒白知慎坐支調失宜貶刺史帝求可
代者公卿多薦元紘帝欲擢為尚書宰相以資薄乃為
戶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政得失帝才之謂可丞輔賜衣
一稱絹二百疋明年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封清水縣男元紘當國務峻涯檢抑奔競夸進者憚
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羣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錫
元紘及蕭嵩羣臣無與比是時廢京司職田議者欲置
屯田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

墾以閑手耕棄地省饋運實軍糧於是有屯田其為益尚矣今百官所廢職田不一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卽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内地為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補失徒為煩費遂止初左庶子吳兢為史官譔唐書及春秋未成以喪解後上書請畢其功詔許就集賢院成書張説致仕詔在家修史元紘因言國史記人君善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前聖尤重今國大典分散

不一且太宗别置史館禁中所以祕嚴之也請勒說以書就館參會譔錄詔可後與杜暹不恊數辨爭帝前帝不懌皆罷之以元紘爲曹州刺史徙蒲州引疾去後以戶部尚書致仕復起爲太子詹事卒贈太子少傅謚曰文忠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弱得封物賙給親族宋璟嘗歎曰李公引宋遥之美黜劉晃之貪爲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杜暹濮州濮陽人父承志武后時為監察御史懷州刺史李文暕為人所告詔承志推驗無實文暕宗室近屬也卒得罪承志貶為方義令遷天官員外郎見羅織獄興移疾去卒于家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為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為鄭尉復以清節顯華州司馬楊孚公挺人也毎咨重暹會孚遷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孚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

乎以狀言執政繇是擢為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
御史覆屯磧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
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即按入突騎施
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
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畀取之突
厥大驚度磧追不及去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
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令猶
慕思乃奪服拜黄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于闐

王尉遲眺約突厥諸國叛暹覺其謀發兵討斬之支黨悉誅更立君長于闐遂安以功加光禄大夫守邊四年撫戎練士能自勤勵為夷夏所樂十四年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謁見賜絹二百馬一匹第一區與李元紘輕重不得罷為荊州都督長史歷魏州刺史太原尹帝幸北都進戸部尚書許扈蹕還復東幸以暹為京留守暹率當番衛士繕三宮城浚池督役不少懈帝聞嘉之數賜書襃勞進禮部尚書封魏縣侯二十八

年卒贈尚書右丞相遣使護喪禁中出絹三百匹賜之太常謚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等以暹行忠孝謚有未盡博士裴總謂暹往以墨衰受命安西雖勤勞于國不得盡孝其子列訴帝更敕有司考定卒謚貞孝暹友愛撫異母弟昱甚厚其為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時失淺薄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亹亹為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暹素志云暹族子鴻漸

鴻漸字之巽父鵬舉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蘭陵蕭亮遂窮其術歷右拾遺玄宗東行河因游畋上賦以風終安州刺史鴻漸第進士解褐延王府參軍安思順表為朔方判官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内鹽池判官李涵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没太子治兵平涼然散地難恃也今朔方制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詔河隴北結

回紇回紇固與國收其勁騎與大兵合鼓而南雪社稷之恥不亦易乎即具上兵馬招輯之勢且錄軍資器械儲膚凡最使涵詣平涼見太子太子大悅會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漪至白草頓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為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既至靈武鴻漸即與冕等勸即皇帝

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鴻漸明習朝章採舊儀設壇壝城南先一日草其儀上之太子曰聖皇在遠寇逆方結宜罷壇場它如奏太子即位是為肅宗授鴻漸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俄為武部侍郎遷河西節度使兩京平又節度荆南乾元二年襄州大將康楚元等反刺史王政脫身走楚元僞稱南楚霸王因襲荆州鴻漸棄城遁人皆南奔爭舟溺死者甚衆澧朗復郢等州聞鴻漸出皆竄伏山谷俄而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久之乃

召鴻漸為尚書右丞太常卿充禮儀使泰建二陵制度皆鴻漸綜正以優封衛國公又建言周官凶荒殺禮今承大亂民人吏殘其婚葬鹵簿非於國有大功及二等以上親皆不許給詔可代宗廣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進中書侍郎崔旰殺郭英乂據成都邛州牙將栢貞節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巙以兵討旰蜀劍大亂命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劍南東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往鎮撫

之鴻漸性畏怯無它遠略而晚節溺浮圖道畏殺戮及
逾劒門懲艾張獻誠敗且憚旰雄武先許以不死既見
禮遇之不敢加譙責反委以政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
酒高會因薦旰為成都尹而授貞節邛州刺史子琳瀘
州刺史各罷兵乃請入朝許之及見帝盛言旰威略可
任宜為留後獻寶器五牀羅錦十五牀麝臍五石復輔
政議者疾其長亂進門下侍郎大歴三年兼東都留守
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辭疾不行又讓山南劒南

副元帥聽之四年疾甚辭宰相罷三日卒年六十一贈
太尉諡曰文憲鴻漸自蜀還食千僧以為有報搢紳效
之病甚令僧剔頂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為封樹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
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
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
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
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

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沖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

之至丹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言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寃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

職出以為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甿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繇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令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

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旣重則能者可行
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
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
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
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
為僥幸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
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
者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

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鍥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繇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

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為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為耗豈多士哉蓋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

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有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勲員外郎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

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
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
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令登封
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韍恐
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
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
方事田法有所關奏說輒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為
言說不聽俄為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

出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為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為者乃召九齡為之被詔趣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臯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

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為帝知内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歴内外貴任妙有

德望者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
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
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
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
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
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
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
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

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固内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瀼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荆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

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荆州大都督謚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醖藉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能終始者及為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

妃誅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

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䘏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為伊闕令會祿山盜河洛陷焉而終不受偽官賊平擢太子贊善大夫九齡弟九臯亦有名終嶺南節度使其曽孫仲方

仲方生岐秀父友高郢見異之曰是兒必為國器使吾得位將振起之貞元中擢進士宏辭為集賢校理以母

喪免會郢拜御史大夫表為御史進累倉部員外郎會

呂温等以劾奏宰相李吉甫不實坐斥去仲方以温黨

補金州刺史官人奪民田仲方三疏申理卒與民直入

為度支郎中吉甫卒太常謚恭懿博士尉遲汾請謚敬

憲仲方挾前怨未已因上議曰古之謚考大節略細行

善善惡惡一言而足按吉甫雖多才多藝而側媚取容

疊致台衮寡信易謀事無成功且兵凶器不可從我始

至以伐罪則邀必成功今内有賊輔臣之盜外有懷毒

蓄之臣師徒暴野農不得在畮婦不得在桑耗賦殫
尸僵血流㱙骼成岳毒痛之痛訴天無辜階禍之發寔
始吉甫又言吉甫平易柔寛名不配行請俟蔡平然後
議之憲宗方用兵疾其言醜訐貶為遂州司馬稍進河
南少尹鄭州刺史敬宗立李程輔政引為諫議大夫帝
時詔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度用半歲運費仲方見延
英論諍堅苦帝為減三之二又詔幸華清宫仲方曰萬
乘之行必具葆衛易則失威重不從猶見慰勞鄠令崔

發以辱黃門繫獄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被天下流昆蟲而不行御前乎發繇是不死太和初出為福建觀察使召還進至左散騎常侍李德裕秉政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德裕罷復拜常侍李訓之變大臣或誅或繫翌日羣臣謁宣政牙闔不啟羣臣錯立朝堂無吏卒贊侯久乃半扉啟使者傳召仲方曰有詔可京兆尹然後門闢喚仗于時族夷將相髗足旁午仲方皆密使識其尸俄許收葬故骨骸不相亂已而禁軍橫多撓政仲方勢

笇不能有所繩劾宰相鄭覃更以薛元賞代之出為華州刺史召入授祕書監人頗言覃助德裕擯仲方不用覃乃擬丞郎以聞文宗曰侍郎朝廷華選彼牧守無狀不可得但封曲江縣伯卒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謚曰成仲方確正有風節既駮吉甫謚世不直其言卒不至顯既歿人多傷之始高祖仕隋時太宗方幼而病為刻玉像於滎陽佛祠以祈年久而刓晦仲方在鄭敕吏治護鑴石以聞傳于時

韓休京兆長安人父大智洛州司功參軍其兄大敏仕
武后為鳳閣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褒為部人告變詔大
敏鞫治或曰行褒諸李近屬后意欲去之無列其冤恐
累公大敏曰豈顧身枉人以死乎至則驗出之后怒遣
御史覆按卒殺行褒而大敏賜死于家休工文辭舉賢
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並中乙
科擢左補闕判主爵員外郎進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
為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廄芻

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號而與它州此守臣為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以母喪解服除為工部侍郎知制誥遷尚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

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
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
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
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
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寛博多可休峭鯁
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
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
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

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忠寶應元年贈太子太師子浩洽洪汯浞渾洄皆有學尚浩萬年主簿坐籍王鉷家貲有隱入為尹鮮于仲通所劾流循州洪為司庫員外郎與汯皆以累貶洪後為華州長史渾大理司直安禄山盜京師皆陷賊賊逼

以官浩與洪泫滉渾出奔將走行在浩洪渾及洪四子復為賊禽殺之洪善與人交有節義藉甚於時見者為流涕肅宗以大臣子能死難詔贈浩吏部郎中洪太常卿渾太常少卿泫上元中終諫議大夫洽終殿中侍御史

滉字太沖以蔭補左威衛騎曹參軍至德初避地山南採訪使李承昭表為通川郡長史改彭王府諮議參軍初泫知制誥當草王璵詔無借言衒之及當國滉兄弟

皆斥冗官璵罷乃擢殿中侍御史三遷吏部員外郎性
彊直明吏事莅南曹五年簿最詳緻再遷給事中知兵
部選時盜殺富平令韋當賊隸北軍魚朝恩私其凶奏
原死滉執處卒伏辜遷右丞知吏部選以戶部侍郎判
度支自至德軍興所在賦稅無藝帑司給輸乾隱滉撿
制吏下及四方輸將犯者痛拫以法會歲數稔兵革少
息故儲積穀帛稍豐實然覆治案牘深文鉤剝人亦咨
怨大歷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什八京兆尹黎幹言狀滉

恐有所蠲貸固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三萬餘頃始渭南令劉藻附滉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藻言帝又遣御史朱敖覆實害田三千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卹隱意邪貶南浦員外尉計亦斥為澧州司户員外參軍方是時潦敗河中鹽池滉奏池產瑞鹽帝疑遣諫議大夫蔣鎮廉狀鎮畏滉還乃賀帝且請置祠詔號寶應靈慶池德宗立惡滉掊刻徙太常卿議者不厭乃出為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

西觀察使尋檢校禮部尚書為鎮海軍節度使綏輯百姓均租調不踰年境内稱治帝在奉天淮汴震騷滉訓士卒分兵戍河南既狩梁州又獻縑十萬匹請以鎮兵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封南陽郡公李希烈陷汴州滉遣裨將王棲耀李長榮栢良器以勁卒萬人進討次睢陽而賊已攻寧陵棲耀等破走之漕路無梗完靖東南滉功多時里胥有罪輒殺無貸人怪之滉曰袁晁本一鞭背史禽賊有負聚其類以反此

輩皆鄉縣豪黠不如殺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為惡
又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絶其謀婺州屬縣
有犯令者誅及鄰伍坐死數十百人又遣官分察境内
罪涉疑似必誅一判輒數十人下皆愁怖聞京都未平
乃閉關梁禁牛馬出境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毁
上元道佛祠四十區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
以為朝廷有永嘉南走事置館第數十於石頭城穿井
皆百尺命偏將丘涔督役日數千人涔虐用其衆朝令

夕辦先世丘壟皆發夷造樓艦三千柁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乃還追李長榮等歸以親吏盧復為宣州刺史增營壘教習長兵毀鐘鑄軍器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滉亦總兵臨金山與少游會以金繒相餉酬然滉握彊兵遷延不赴難而調發糧帛以濟朝廷者繼屬當時實賴之李晟方屯渭北滉運米餽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船臨江滉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貞

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封鄭國公以繕治石頭城人頗言有窺望意雖帝亦惑之會李泌間關辨數帝意乃解二年更封晉是歲入朝滉旣宿舊先達頗簡倨接新進用事不能滿其意衆怨之獻羨錢五百餘萬緡詔加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右丞元琇判度支也以關輔旱請運江南租米西給京師帝委滉專督之而琇畏其剛愎難共事請自江至揚子滉主之揚子以北自主之滉由是銜琇會琇以京

師錢重貨輕發江東鹽監院錢四十萬緡入關滉紿奏運錢至京師率費萬致千不可從帝責謂琇琇曰千錢其重與斗米均費三百可致帝以諭滉滉執不可至是誣劾琇饋米與淄青李納河中李懷光帝怒不復究驗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左丞董晉白宰相劉滋齊映曰昨關輔用兵方蝗旱琇不增一賦而軍興皆濟可謂勞臣今被譴無名刑濫人懼假令權臣逞志公胡不請三司鞫之滋映不能用給事中袁高抗疏申執滉指為黨與

寢不報劉玄佐不朝帝密詔滉諷之及過汴玄佐素憚滉修屬吏禮滉辭不敢當因結為兄弟入拜其母置酒設女樂酒行滉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塡宮掖也玄佐泣悟滉以錢二十萬緡為玄佐辦裝又以綾二十萬犒軍玄佐入朝滉薦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滉上言吐蕃盜河湟久近歲寖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抗南詔分軍外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各置兵二萬

為守禦臣請以本道財賦饋軍給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則河隴之地可翹足而復帝善其言因訪玄佐玄佐請行會滉病甚張延賞奏減州縣冗官收祿俸募戰士西討玄佐慮延賞靳削資儲辭犬戎未釁不可輕進因稱疾帝遣中人勞問卧受命延賞知不可用乃止滉尋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謚曰忠肅滉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袵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當門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

挾廡弟泂稍增補之滉見即徹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圮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重位清潔疾惡不為家人資產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嘗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善治易春秋著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篇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軍事滉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器幣鞍馬後晟終立大功滉幼時已有美名所與游

皆天下豪俊晩節盆苛慘故論者疑其飾情希進旣得
志則彊肆葢自其性云子羣皐羣終國子司業
皐字仲聞資質重厚有大臣器由雲陽尉策賢良方正
異等拜右拾遺累遷考功員外郎父喪德宗遣使弔問
俾論譔滉行事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以進帝嘉之服
除宰相擬考功郎中帝為加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御史
中丞兵部侍郎號稱職俄拜京兆尹奏署鄭鋒為倉曹
參軍鋒苛斂吏乃說皐悉索府中雜錢折糴粟麥三十

萬石獻於帝皐悅之奏為興平令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皐府帑已空內憂恐奏不敢實會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訴之事聞貶撫州員外司馬未幾改杭州刺史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皐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曄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為鄂岳蘄沔觀察使叔文敗即拜節度從鎮海入為戶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忠武軍節度使大抵以簡儉治所至有績召拜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莊憲太后崩充大明宮留守穆宗以

舊傳恩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俄為眞又進左僕射長慶四年復為東都留守卒於道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謚曰貞阜貌類父既孤不復視鑑生知音律常曰長年後不願聽樂以門内事多逆知之聞鼓琴至止息歎曰美哉嵇康之為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為秋秋者天將揺落肅殺其歲之晏乎晉乘金運商又金聲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晉將代也緩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將篡也王陵毋丘儉文欽諸葛

誕繼為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為司馬懿父子所
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
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
此其哀憤躁蹙憯痛迫脅之音盡於是矣永嘉之亂其
兆乎康避晉魏之禍託以鬼神以俟後世知音云
洄字幼深蔭補弘文生滿歲參調吏部侍郎達奚珣以
地望抑之除章懷太子陵令無慍容安祿山亂家七人
遇害洄避難江南蔬食不聽樂乾元中授睦州别駕劉

晏表為屯田員外郎知揚子留後召拜諫議大夫與補闕李翰數上章言得失擢知制誥坐與元載善貶邵州司户參軍德宗即位起為淮南黜陟使復為諫議大夫晏被罪天下錢穀歸尚書省而省司廢久無綱紀莫總其任乃擢洄户部侍郎判度支洄上言江淮七監歲鑄錢四萬五千緡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緡度二千是本倍於子今商州紅崖冶産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取銅即冶舊監置十鑪鑄之歲得錢七萬二千緡度費每緡

九百則得可浮本矣江淮七監請皆罷又言天下銅鐵

冶乃山澤利當歸王者請悉隸鹽鐵使從之復罷省胥

史冗食二千人積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

豐耗而發斂焉故人不艱食洄與楊炎善炎得罪不自

安無何臯上疏理炎罪帝意洄教之貶蜀州刺史興元

元年入為兵部侍郎轉京兆尹貞元十年終國子祭酒

贈戶部尚書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鋭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

而漫澶不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厲精求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憚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狎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憎鯁切較力雖多課所効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雛亂華身播邊陬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若知古等皆宰相選使當天寶時庸能有救哉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盧懷愼子奐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贓敗○舊書作劉巨鱗彭果

杜暹子鴻漸鴻漸卽與晃等勸卽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舊書五上表乃從綱目亦作牋五上太子乃許之

張九齡傳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舊書作右拾遺

子拯居父喪有節行○舊書子名極

韓休傳遷太子少師○本紀作太子少保

休子滉造樓艦三千舵○舊書造樓船戰艦三十餘艘

休孫臯長慶四年復為東都留守卒于道○舊書作二年卒

唐書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六十七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五十二

張源裴

張嘉貞字嘉貞本范陽舊姓高祖子吒仕隋終河東郡丞遂家蒲州為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頗

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召嘉貞見内殿以簾自鄣嘉貞儀止秀偉奏對偘偘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勲郎中醻其得人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

郎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師玄宗善其政數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為鄯州別駕願内徙使少相近冀盡力報死無恨帝為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内屬雜處大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衆即以為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

且為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減死天子以為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為也且百年壽孰為至者臣常恐先朝露死溝壑誠得効萬一無負陛下足矣帝曰第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

記其風操而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為我思之
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為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為
相夜且半因閲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
即以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
二年善傳奏敏於裁遣然彊躁論者恨其不裕帝數幸
東都洛陽主簿王鈞者為嘉貞繕第會以贓聞有詔杖
之朝堂嘉貞畏皦染促有司速斃以滅言祕書監姜皎
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

裴伷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勲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伷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為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為天下士君子地乎初嘉貞在兵部而說已為侍郎及皆相說位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未幾嘉祐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

頗憚娼帝幸太原嘉祐以贓聞說詠嘉貞素服待罪不謁遂出為幽州刺史說代其處嘉貞銜悔謂人曰中書令幸二員何相迫邪踰年為戸部尚書益州長史判都督事詔宴中書省與宰相會嘉貞銜說不已於坐慢駡說源乾曜王晙共平解乃得去明年王守一死坐與厚善貶台州刺史俄拜工部尚書為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封河東侯及行帝賦詩詔百官祖道上東門久之以疾丐還東都詔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

督謚曰恭肅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如也或時以此失有嗜進者汲引之能以恩終始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其始為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為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

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引萬年主簿韓朝宗為御史卒後十餘歲朝宗以京兆尹見帝曰陛下待宰相進退皆以禮身雖沒子孫咸在廷張嘉貞晚一息實符獨未官帝惘然召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曰延賞

延賞雖蚤孤而博涉經史通吏治苗晉卿尤器許以女妻之肅宗在鳳翔擢監察御史辟署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府思禮守北都表為副入遷刑部郎中始元載被用以晉卿力故厚遇延賞薦為給事中御史中丞大歷初

除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河洛當兵衝邑里墟榛延賞
政簡約輕徭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闕完
雄有詔褒美時罷河南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詔延
賞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召還會李少良劾
元載陰罪載斥其狂下御史臺治訊而延賞適拜大夫
不滿所私出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它遷吏禁之延賞
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
何限為乃具舟遣之敕吏為脩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

增於舊瓜步舟艫津湊而遥繫江南延賞請度屬揚州
自是行無稽壅會母喪免服除累拜荆南劒南西川節
度使建中中西山兵馬使張朏襲成都為亂延賞奔鹿
頭戍朏酣亂不設備延賞諜知之遣將叱干遂捕斬朏
復成都自楊國忠討南蠻三蜀疲罄及乘輿臨狩糜用
百出後更郭英乂崔寧楊子琳亂益矜僭公私蕭然延
賞事為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實德宗在奉天貢獻踵
道及次梁倚劒蜀為根本卽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帝還詔入秉政初吐蕃寇劒南李晟總神策軍戍之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銜之至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延賞為尚書左僕射然雅意決用之以晟嘗為韓滉識擢㑹滉移書道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於是復拜平章事旣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晟因為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内含怒今不許婚

釁未忘也先時吐蕃尚結贊請和晟奏戎狄無信不可許滉亦請調軍食峙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滉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奏以給事中鄭雲逵代之帝曰晟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是夏吐蕃背約劫渾瑊將校多没如晟等策故事臨軒册拜三公中書令讀册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晟當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書崔漢衡劉滋代攝時議遣劉玄佐復河湟延賞因建

言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并省其員悉收稟料糧課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即詔上州留上佐録事參軍司戶司兵司士各一員餘參軍留半中州減司士上縣令尉具中縣省尉京兆河南府司録判官赤縣丞簿尉各省半餘府準上州詔下内外始怨玄佐辭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奪晟兵不肯行由是功臣解體是年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道路呰謗浸淫聞於上延賞懼請詔州縣或考先滿或攝掌遇停限而官見

乏者聽在所擇省員有幹譽者權補以才不以資而大臣馬燧白志貞韋倫表言省官太甚不可行會延賞疾困不能事宰相李泌一切奏復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曰成肅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飾情復怨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柳渾時以為任職子弘靖

弘靖字元理雅厚信直以蔭為河南參軍杜亞辟佐其

府亞疑牙將令狐運劫餉絹弘靖直其枉亞怒斥出府裴延齡為德陽公主治第欲徙弘靖先廟上疏自言德宗異之擢監察御史累遷戶部侍郎陜州觀察使徙河中節度使元和中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擅總留務憲宗欲誅之弘靖請先遣使者弔贈待不恭乃加兵詔可進中書侍郎封高平縣侯武元衡遇害賊未得王承宗邸廝卒張晏被告詔付御史臺劾驗有狀弘靖疑御史傅致宴罪言之帝不聽

遂誅宴并討承宗弘靖曰戎事並興鮮有濟不如悉力
淮西巳平乃治河朔議再迁乃歸政以檢校吏部尚書
同平章事為河東節度使未及鎮詔伐承宗弘靖自以
諫不聽思自劾乃大閱兵請身討賊詔許出軍無親往
既王師無功帝憶曩言下詔褒美弘靖亦遣使間道喻
承宗承宗款附召拜吏部尚書徙節宣武宣武承韓弘
虐政代以寛簡民便安之長慶初劉總舉所部内屬請
弘靖為代進檢校司空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盧龍

節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暑無障蓋安輿弘靖素貴肩輿而行人駭異俗謂祿山思明為二聖弘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衆滋不悅旬一決事賓客將吏罕聞其言委成於叅佐韋雍張宗厚又不通大體朘刻軍賜專以法根治之官屬輕侻酣肆夜歸燭火滿街前後呵止其詬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任銜之總之朝詔以錢百萬緡賚將士弘靖取二

十萬市府雜費有怨言會雍欲鞭小將薊人未嘗更笞辱不伏弘靖繫之是夕軍亂囚弘靖薊門館掠其家貲婢妾執雍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辨幸得脫歸即推門求出衆畏其謀欲遷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鼠鴟鵶衆怒擊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謝弘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

衆曰公不赦我矣軍中可一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主留後詔貶弘靖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保弘靖少有令問杜鴻漸杜佑皆器許歷臺閣顯級人以為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幽薊初效順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家聚書畫侔祕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當時歷五世無所增葺時號三相張家云子文規次宗裴度秉政引文規為右

補闕度出襄陽貶温令度奏置幕府累轉吏部員外郎
右丞韋温劾文規父昔被囚逗留不赴難不宜任省署
出為安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子彦遠博學有文辭乾
符中至大理卿次宗開成初為起居舍人文宗始詔左
右史立螭頭下記宰相奏對既退帝召見審正是非故
開成時事為最詳以稱職兼集賢院直學士文規左遷
改國子博士史館脩撰李德裕再當國引為考功員外
郎知制誥出澧明二州刺史卒孫茂樞字休府及進士

第天祐中累遷祠部郎中知制誥坐柳璨事貶博昌尉
嘉祐嘉貞弟有幹略方嘉貞為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
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後貶浦陽府折衝開元末為相州刺史舊刺史多死官
衆疑畏嘉祐以周總管尉遲迥死國難忠臣也立祠房
解祓衆心三歲入為左金吾將軍後吳兢為刺史又加
神冕服遂無患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祖師民隋刑部侍郎父直心高宗

時太常伯流死嶺南乾曜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史黜陟江東奏課最頻遷諫議大夫景雲後公卿百官上巳九日廢射禮乾曜以爲聖王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古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别邪正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遞襲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怯費而舊典爲虧臣愚謂所計者財所虧者禮故孔子不愛羊而存禮也大射謂春秋不可廢開元

初邠王府吏犯法玄宗敕左右為王求才長史太常卿姜晈薦乾曜自梁州都督召見神氣爽澈占對有序帝悅之擢少府少監兼邠王府長史累進尚書左丞四年拜黄門侍郎同紫微黄門平章事踰月與姚崇俱罷會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寛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仗内白鷹因縱失之詔京兆督捕獲於野絓榛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玩寘罪茍其獲戾尹專之遂入自劾失旨帝一不問衆伏其知體而善

引咎八年復為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
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
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乃以
子河南參軍弼為絳州司功太祝潔為鄭尉詔曰乾曜
身率庶寮以讓既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
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遠
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師者分任于外繇
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帝嘗自較其考與張說偕賜時議

者言國執政所以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功帝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户三百堂封自此始東封還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久之罷侍中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安陽郡公帝幸東都以老疾不任陪扈卒贈幽州大都督乾曜性謹重其始仕已四十餘歷官皆以清慎恪敏得名為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嘗廷議可否事晚節唯唯聮署務為寛平㤗大故鮮咎悔姜晈為嘉貞所排雖得罪訖不申救君子譏

焉族孫光裕亦有名居官號清愿撫諸弟友義為中書舍人與楊滔劉令植同刪著開元新格歷尚書左丞㑹選諸司長官為刺史光裕任鄭州為世良吏卒官子洧以雍睦保家士友推之天寳中為給事中襄州刺史安祿山犯河洛為江陵大都督長史以禦賊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懿

裴耀卿字煥之寧州刺史守眞次子也數歲能屬文擢童子舉稍遷祕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籖與掾丘悅文學

韋利器更直備顧問府中號學直王即帝位授國子主簿累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豪門坐賈預給以直絶僦欺之弊及去人思之為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廣而戶寡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為東州知頓最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帝歡甚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餼牽外無它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帳不施錦

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即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弗即宣而撫巡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為立碑頌德歴冀州入拜戶部侍郎開元二十年副信安王褘討契丹又持帛二十萬賜立功奚官耀卿曰幣涉寇境不可以不備乃令先與期而分道賜之

一日畢突厥室韋果邀險來襲耀卿已還遷京兆尹明年秋雨害稼京師飢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曰陛下既東廵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既實則乘輿西還事蔑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匱往貞觀永徽時祿稟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略足今用度寖廣運數倍且不支故數東幸以就敖粟為國大計臣願廣陜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

天下輸丁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為陝洛運費又益半為營窖用分納司農河南陝州又令粗米悉輸東都從都至陜河益湍沮若廣漕路變陸為水所支尚贏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僱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敖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旁河鑿山以開車道運數十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

計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救吏為和市費遷侍中二十四年以尚書左丞相罷封趙城侯夷州刺史楊濬以贓抵死有詔杖六十流古州燿卿上言刺史縣令異諸吏為人父母風化所瞻今使裸躬受笞事大逼辱法至死則天下共之然一朝下吏屈挫氓頓民且哀

憐是志免死之恩而有傷心之痛恐非崇守長勸風俗意又雜犯抵死無杖刑必三覆後決今非時不覆或夭其命非所以寛宥之也凡大暑決囚多死秋冬乃有全者請今貸死決杖會盛夏生長時並停則有再生之實是時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因令經略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遨未赴屯燿卿言於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夸言驕色竊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

士卒相見若不素講雖決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義
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惠不可共心使幸而有
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萬人之命倚於將示不得已故
鑿凶門而出今酣吸朝夕胖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
可不察苟不易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
詣部卒無功還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而
李林甫代之上日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劒佩博士導郎
官唱按禮畢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

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燿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泊非病士所宜林甫黙然慙居一歲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謚曰文獻子綜吏部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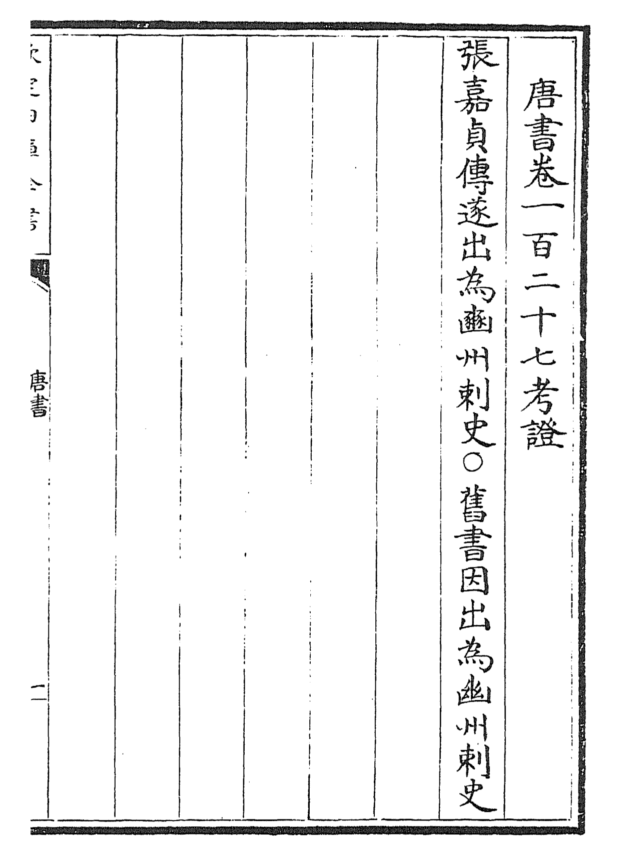
綜子佶

佶字弘正幼能文第進士補校書郎判等高授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郢為京兆政刻急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佶請代役要如程當時稱其義帝幸梁佶奔見行在授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佶建

議請討帝深器之詔用盧杞為饒州刺史與諫官執不可歷遷諫議大夫黜中觀察使韋士文為夷獠所逐詔佶代之部夷安服歷同州刺史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時李巽以兵部尚書領鹽鐵將遷使局就本曹經構已半會佶至以為不可巽雖怙恩而彊猶撤之時重其有守改吏部侍郎以疾為國子祭酒工部尚書卒贈吏部尚書謚曰貞佶清勁明鋭所與友皆第一流鄭餘慶尤厚善既歿餘慶為行服士林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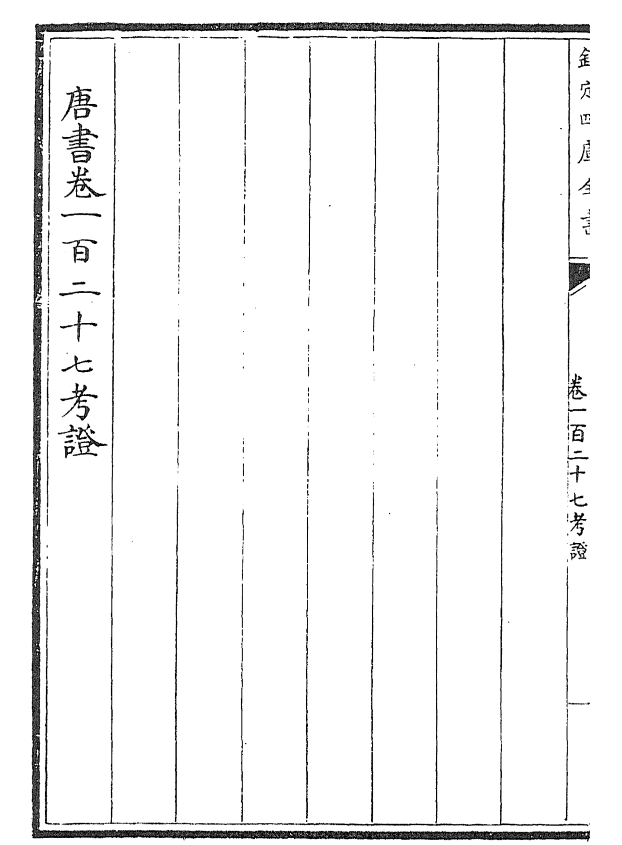
贊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耆若張源等猶惓惓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歟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忮弘靖窮於權惜哉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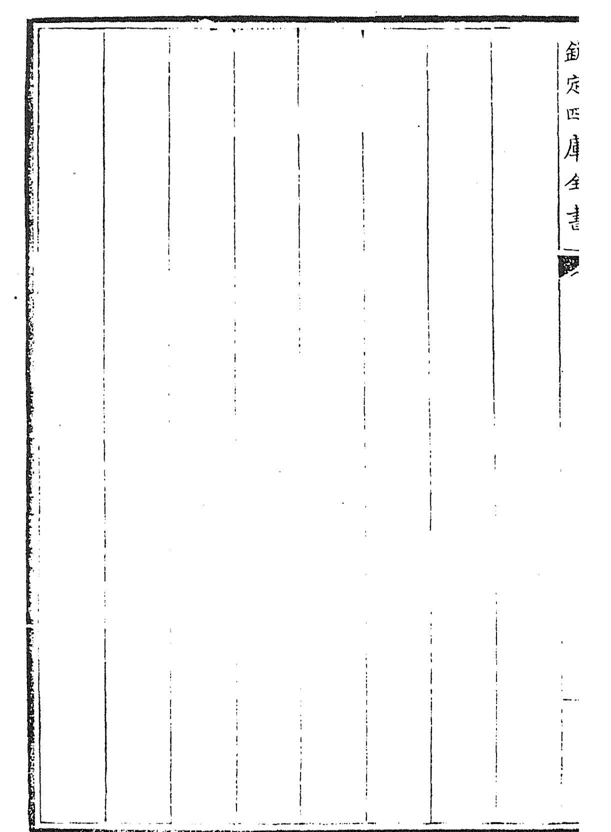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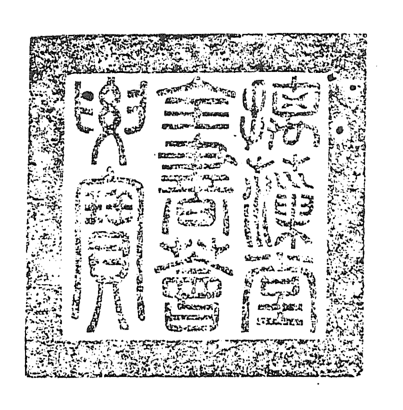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張嘉貞傳遂出為豳州刺史○舊書因出為幽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謹案卷一百二十六第十四頁後六行羅錦十五
牀刋本錦訛綿據明監本改
第二十九頁後三行毀鐘鑄軍器刋本鐘訛樓據
明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宋維翰